

分類 2/B 1/108
A 108

美國外交人員 的 真象

美·布爾克著

鄭 博 譯
祝 博 譯
周 和 譯
徐 和 譯

羣衆書店出版



美國外交人員的假面具戳穿了

——代序

以下這篇文章是連載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二十八及三月一日真理報上的柯齊列夫所著一文的摘要，由塔斯社播發。新華社會予以轉載，在各報上發表過，茲特附刊於此，以代序言。

譯者

一年以前，美國駐蘇大使館新聞處副處長布克爾女士，她寫信給美駐蘇大使史密司提出辭職，並聲明她願意留居蘇聯。在這一年當中，她寫了一本『美國外交人員的眞面目』，揭露她從前在美國國內諜報機關以及後來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期間所目睹的一切。

這本書以親身看見的事實揭露了新戰爭挑撥者的眞面目。

美國間諜在各種偽裝下混入蘇聯

布克爾寫道：『根據各種觀察，我有資格確定地斷言：美國諜報機關的首領，利用了第二次大戰期間美蘇兩國的同盟關係，派遣職業間諜到蘇聯，進行反對這一同盟國家的間諜工作。這些間諜是以各式各樣的偽裝派往蘇聯的，他們充當大使館的顧問，一等及三等秘書、參贊或小職員

，充當軍事使團的軍需及大使館的武官，或者充當美國報紙、雜誌與廣播公司的訪員，或者充當幫助裝設租借法運往蘇聯各種裝備的專家。」布克蘭強調稱：「戰犯服務處（按係美國在戰時所成立的諜報機關）從它開始活動的時候起，便特別重視發展反蘇的間諜活動。到大戰快結束的時候，戰犯服務處即集中注意於設法獲得關於蘇聯的外交政策、以及與蘇聯訂立友好條約的民主國家的秘密情報……。」

美國反蘇小集團陰謀挑起反蘇戰爭

美國諜報機關的反蘇活動，和美國外交機關處理美蘇關係的那一批官員的活動，是完全一致的。布克蘭稱：「美蘇關係是由首要外交官員的小集團壟斷着，他們『屬於美國外交機關極端反蘇的一翼，而且力圖挑起反蘇戰爭。』這一小集團把一切美蘇關係緊緊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並制訂了國務院所遵循的對蘇政策。這一批集團是一切反蘇陰謀和不斷對蘇進行卑鄙的污蔑與誹謗的鼓動者，使這種污蔑與誹謗不斷地在美國出現。這個來自國務院的反蘇專家小集團的幕後掌舵人，是波爾喬的親斷齊本家。」

布克蘭列舉了這一反蘇小集團的成員的名字描述他們每一個人的生平，並列舉了許多事實，證明他們企圖使蘇美關係惡化。該集團的要員是勞伊·亨德遜。在美蘇外交關係建立之後，他使他自己被任命為駐蘇大使。美駐蘇大使館的一切職員，實際上都是他物色的。他「利用一切可能進行反蘇活動」。在美國外交機關反蘇集團中充當美駐蘇大使館參事的喬治·凱南（按：凱南

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主席），是亨德遜最心腹的助手。他於一九四四年第三次來到莫斯科。這位『參事』在獲得美駐蘇大使哈里曼的有力支持之後，便日以繼夜地向美國國務院拍電，故意地誹謗與歪曲蘇聯的外交政策。

這就是美國外交機關那個反動集團的特性，該集團隱匿了蘇美之間的事務，他們處理這些事務的目的，是要有利於他們的主子——壟斷資本家，有利於他們自己，而損害美國人民的利益、損害全世界和平的事業。

美國駐蘇大使館製造反蘇誹謗

布克爾道：『在大使館的時候，我了解到我正繼續着從前在國內所服務的那同一種報機關的工作。所不同的，僅是我以前是在那個從國外接受綜合情報或分類情報的機關中工作，而現在，我是身臨前線，是來到了獲取蘇聯情報的組織中。』

布克爾指出：現在美駐蘇大使史密斯將軍是職業諜報官。她說：『國務院需要任命經驗豐富的特務充當大使，以便在反蘇間諜活動中，給『職業外交官』必要的指示與適當的領導。』該書舉出事實，說明美駐蘇大使館各種活動中最醜惡的方面之一，便是製造反蘇誹謗並以之供給美國反動派。布克爾宣稱：我本人知道大使館好幾次收到國務卿或副國務卿拍來的密碼電報，指令搜集歪曲的情報，供給美國報紙或廣播電台，以便進行廣泛的反蘇宣傳。布克爾在說到美駐蘇大使館各個議員的活動時寫道：在大使館的官廳當中，最富於色彩的人物之一，是大使館的參事杜爾

布勞。由於他的實力，在大使館職員與蘇聯生活之間，已經樹立起了真正的「鐵幕」。布克爾指出：杜爾布勞是拍往國務院的最重要電報與報告的撰稿人，他僅只「拍發同他的政策相符合的污蔑性的情報」，不僅如此，布克爾說：任何反蘇的流言、或任何可以用反蘇的精神加以歪曲的事實，都使他像小孩子獲得一個新的玩具一樣高興。

布克爾寫道：美國大使館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大使館的秘書萊恩哈特。他同時也是美國大使館的新聞處處長，他將蘇聯報紙所發表的新聞蒐集起來，轉發給華盛頓。萊恩哈特經常集中精力搜集一些有關蘇聯的政策和政治生活的事件，加以相當的解釋，加以極度的歪曲，來誹謗蘇聯。

美駐蘇大使館的特務活動

布克爾寫道：就連大使館普通的職員，都被迫從事諜報活動。當他們爲了這個或那個目的在蘇聯旅行時，必須把他們在途中耳聞目見的每一件事務，和蘇聯人民的每一次來往與交談等等，作詳細的報告。布克爾詳細描述大使館參贊，前美國海軍少校、特務隆克奉大使館一些首腦人員的命令旅行海參崴的情形。據說他是爲了外交公務，但事實上，却是搜集有利於美國諜報機關的情報。

布克爾指出：最近，大使館三等秘書佛里爾斯曾作同樣性質的旅行，訪問烏拉爾、高加索、中亞細亞。

布克爾寫道：美國大使館特務活動的途徑之一，便是利用那些爲這種或那種私人目的來到該使館的人們。該書指出：美國大使館的聽報工作，是嚴格地按照經過深思熟慮所想到的特務系統的路線去進行的。布克爾強調稱：史密特發現在他的前任哈里曼（他僅是臨時的而不是職業的特務）任期內，美國大使館的許多聽報活動都是「幼稚」、「淡薄」的，必須加以澈底改革。該書作者指出：在史密特領導之下所進行的這些改革，其特點特別可以從下面的事實表示出來：史密特實際上強迫每一個大使館的職員，直到最低的小職員，都從事間諜活動。

布克爾在她的著作中列舉事實，說明美國大使館利用美國駐蘇記者，進行間諜活動的情形。布克爾特別描述因從事間諜活動被蘇聯驅逐出境的美國記者羅伯特·馬基多夫（按他於一九四八年四月被逐出蘇聯）。

布克爾指出的事實，都是無可爭辯的。她寫出了美國特務的姓名，揭露了他們的工作方法，揭露了美國報紙爲了進行無限制的反蘇宣傳而取得一些誹謗資料的來源，並說明了美國駐蘇大使館領導人員的真相，他們以外交活動的偽裝，來掩蓋他們的特務工作。

「美國呼聲」與「美國人」

布克爾在她的這本書中，又論述了美國新聞與宣傳機關的情形，揭露了美國反蘇宣傳的方法，說明了這個宣傳奉行着怎樣的目的，以及美國的反蘇宣傳文字是由誰執筆的。美國的對蘇宣傳有兩條途徑。第一，以「美國呼聲」的名義，從美國用俄語播送節目。第二，在蘇聯出版俄文報

誌「美國人」。布克爾寫道：「美國呼聲」不僅聘請白黨匪徒當廣播員，並且積極地利用他們充當俄羅斯問題專家和無線電廣播節目的顧問。布克爾說：不僅「美國呼聲」利用白黨匪徒，而且國務院首腦們也利用白黨匪徒工作。布克爾描述一個名叫巴尼斯的人，以證明國務院利用白黨匪徒的事實。她本人很久以前就認識這個巴尼斯。巴尼斯實際上是白黨匪徒在美國駐蘇大使館的代表。巴尼斯的母親與前伯爵夫人托爾斯塔雅一同住在紐約附近的一個農莊（按：這個農莊是逃亡美國的白黨匪徒的一個反蘇據點）。巴尼斯自己也是托爾斯塔雅的密友，他們兩人在反蘇挑撥活動上合作。布克爾指出：國務院的反蘇統治集團對「美國呼聲」的廣播寄以鉅大希望。這一集團幻想「美國呼聲」會變成蘇聯千千萬萬家庭的催眠曲。布克爾寫道：然而，「美國呼聲」的主持人，忘記了蘇聯的無線電廣播聽衆與美國的聽衆完全不同。「美國呼聲」在蘇聯絲毫不受歡迎，而且實際上沒有一個人收聽它。布克爾說到「美國人」雜誌時指出：它欺騙不了蘇聯讀者，而且也不合他們的口味，蘇聯人不願被人無恥地愚弄。

美駐蘇大使史密斯帶頭進行投機買賣

布克爾不僅揭露了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人員從事諜報與新聞宣傳活動的特色，並且又揭露了他們的詭譎的黑市活動。她列舉了無數的事實，證明美國大使館的每一個職員，實際上都從事或大或小的投機活動，或在外交官特權的掩護下，非法運入外幣並免稅攜帶威士忌酒、香烟等商品到蘇聯出售，從取大利。布克爾寫道：史密斯大使自己也是高興參加這種卑劣的投機的。美國大

使館供給處主任班德（他執行大使的指令）對作者說過：史密斯交給他到市場出賣的成套衣服、自來水筆與香烟，在市場上沒有銷路，賣不出去，但是『主子』逼着他要錢。

布克爾爲什麼要居留蘇聯

該書的最後一章，專述作者對蘇聯的印象。該書作者寫道：我看到蘇聯普通公民對美國的了解，比美國人對蘇聯的了解爲多。蘇聯普通公民對美國生活問題的了解，還不像美國人對自己國內生活的了解那樣不恰當。我已經確實認識到：蘇聯報紙並沒有從事任何要激起仇恨美國人民的宣傳。而在同時，美國報紙與無線電廣播的全部力量，都是直接反對蘇聯人民的。布克爾說：蘇聯公民高度尊重與信任他們的政府、布爾什維克黨和他們的領袖們。蘇聯公民是熱誠愛國的，蘇聯人民認爲他們的國家是正義的，而蘇聯也的確是正義的。布克爾這種印象，是由細密地研究蘇聯的現實所得到的，他曾旅行過蘇聯許多城市和鄉村，特別是旅行了烏克蘭。

布克爾寫道：我雖然只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一貫愛我的國家，並曾無我地爲它服務，然而，我却決定永遠留在蘇聯。對於這個國家，我過去只有頗爲模糊的認識，但是，在那個時候，雖僅住了兩年，我已經很愛它，並且很愛它了。我所以要作這個決定，是因為我已經確信：美國當前的統治集團，正在理美國、並且還把全世界同它一起導向可怕的大災難。

美國的宣傳機關，無疑地將企圖使人不相信布克爾所著的書。已經有人在這樣作了。然而，沒有任何人能反駁這本書裏面所寫的事實，而且，無論如何都不能削弱這些事實的鐵的邏輯。

獻給我的母親

目 錄

前 言		(一)
第一章 我的諜報工作		(三)
第二章 國務院中的最高反蘇集團		(一一)
第三章 我到莫斯科		(三四)
第四章 美國大使館的諜報活動		(五四)
第五章 美國新聞處和美國宣傳		(六六)
第六章 美國大使館的投機商		(八五)
第七章 美國統治者爲什麼要揮動大棒		(九六)
第八章 我對蘇聯的印象		(一〇四)

前言

過去的一年帶來了我一生中的巨大轉變。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我愛慕我的祖國並誠懇而無我地爲它服務，然而在過去這一年中我決定了永久住在蘇聯，這個國家我已經十分了解它並愛慕它，雖然我在這裏只住了兩年。如果有人以爲我是輕易下此決定的，那就錯了。我長時間地反覆考慮過促使我走向這一步驟的一切因素，同樣也考慮了反對這一步驟的各種因素。但我採取了前面一個，因爲前者有更深刻的理由。

不懷好意的人們從我的私生活中去尋找這些動機；然而，再沒有比這個更不符合於真實情況的了。事實是，這些動機純粹是客觀的。我之所以下此決心是因爲我確信美國的統治集團正引導着美國及整個世界走向可怕的禍患。

我並不是一夜之間就有了這樣的醒悟的，也不是因爲聽了和讀了德佈和平事業的組織和個人所作的演講和所發的小冊子的結果。這是我在華盛頓國務院及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將近三年的個人接觸和日常工作的結果。在華盛頓和在莫斯科一樣，我自賸負責美國外交政策的美國外交家們如何逐步地在他們的勢力之內盡一切努力將世界引向災禍。他們的政策在目前和過去是一直反對蘇聯的；而蘇聯呢，據我所了解的，過去和現在一直在努力中止他們破壞世界和平、破壞全體人民爭取更幸福和更美好的生活的一切努力。

這些外交家感覺到正是蘇聯在阻止美國億萬富翁統治全世界。因此，他們底急迫的目的便是
要破壞蘇聯的信譽，將侵畧意圖覆之於蘇聯，從而爲他們自己對蘇聯戰爭的準備做辯護。因爲，當
我在國務院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期間，我開始深信這兩個機關的高級首腦都向着這個目的努
力。

顯然，我是在進退兩難之中：一聲不響而盲目地去完成國務院及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的戰爭販
子所給的任務，因而背負了一部分對全世界人民的巨大責任，或者是，大聲喊出反對他們的可怖
活動，在大使館中做這樣的抗議不啻是曠野中的呼聲。所以，必須採取更有效的步驟，也就是說
，使我有機會有效地去參與反對戰爭販子的鬥爭的步驟。要這樣做必須棄絕一切私人的和感情上
的考慮，這就是我現在所做的。

我辭退了大使館的職業，決意留在蘇聯，將盡我的能力參與爭取和平與繁榮世界的工作：

這本書是我和一些人們廣爲交往的結果，美國人民會期望這些人們與各國，其中包括在反法
西斯主義的致命危險的戰鬥中爲人類盡了不可估價的貢獻的蘇聯，保持並發展善鄰關係。但，我
在國務院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所目睹的活動却與美國人民的這期望大相逕庭。我看到達摩克利
茲（指暴君——譯者註）的劍懸在人類頭上，劍鋒正漸漸下指，再一次威脅千百萬人民的生命。

因此我不能緘默。

第一章 我的諜報工作

我生於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附近的一個大家庭裡。我的父母和許多匹茲堡地方住的人們一樣，是爲了要在人們所告訴他們的『財富，自由與絕好機會的國度』中尋求更美好的生活而來到美國的歐洲移民。

我底父母像其他來到美國的移民一樣，不久就知道了事實上他們是爲了供人剝削而被『輸入』的。他們是『一種通稱『廉價勞動』的商品單位而被購買他們的勞動的僱主們當作和其他工業原料如美國鋼鐵工業中心煉鋼用的煤和鐵砂一樣的東西。』

許多移民在可怕的剝削和無法無天的虐待下死去，有些，較幸運的人們返回了歐洲。還有許多則終身在那裏當勞工，大部份是死無葬身之地。我的父母費了很大力氣活下去，幸虧家裏勞動力多，得以在匹茲堡附近的一個農莊上發展成中常之家。

我在高中畢業後，不管一切困難，決意要受更高的教育。政府是沒有給學生獎學金的制度的。因此我進入匹茲堡大學時不得不半工半讀來繳付我的生活費和學費。我像大多數的美國大學生一樣在我的整個求學時期內作工生活。在過度工作和憂慮能否完成學業，或畢業後能否找到職位的高度難與不安定的四年後，我離開學校去找職業。

最初我在好幾家公司做些短期工作，結果則開始於美國諜報機關工作，後來我在國務院得到一個位置，到了戰爭結束時我就被派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去工作。

這是我的簡單的歷史，它除了說明我祇是千百萬個從歐洲來到美國的移民的子女之一，一萬萬四千萬個有著各方面同樣背景和經歷的美國人之一之外是毫不重要的。

在美國，在家庭和學校，在大學和紐約與華盛頓的職業方面我所接觸的人們中，找不到幾個在過去和現在的生活不是充滿了艱難困苦的。

歐洲人對美國人的生活的普遍概念，總以為在美國，任何人都生活在經濟穩固和對前途充滿了信心的狀況中，而美國的年青人是在無憂無慮和幸福中長大的，這是完全不正確的。

祇有當我在華盛頓國務院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時我才接觸到那些年青人，除了很少例外，他們都是上層階級的兒女，並且是在養尊處優的富有環境中長大的，他們與真正美國人民生活之間的距離有如另一星球上的人物。他們是屬於我們這些構成國家主體的人們以外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

而我呢，當然，過去所過的是一種小康生活，我在各方面比之我同時代的多數年青的美國人要幸運得多。不像我的許多朋友和相識的人，他們年齡很小就離開學校去到匹茲堡區煤礦，鋼鐵廠，商店和工廠去工作，而現在還是大部都在礦山，工廠和商店，我總算受到高級的教育而謀得『體面』的工作。

離開大學之後，我有一個時期在私營企業中工作，但這種工作並不使我滿意。我感到一種強大的欲望，即在反對法西斯德國的戰爭中做一點工作，貢獻我的才能。當時美國空運指揮部議報處有一個位置，我接受了。

我在該機關的北大西洋司工作了一個時期，不久之後被調到美國的基本諜報組織，戰界服務處的外國民族組。

我最初的職務是仔細研究在美國出版的各外國報紙和定期刊物，尤其是用斯拉夫語言出版的。我要寫關於在美國的各種斯拉夫團體，尤其是進步的團體的活動的總評和報告。他們希望我在這些報告中建議如何利用這些團體來完成戰界服務處的諜報任務。

我曾以為我在美國諜報機關中工作會真正有益于反對全人類的敵人希特勒主義的鬥爭的。我是激頭激尾的憎惡法西斯主義的，我以為作諜報工作是與法西斯瘟疫鬥爭最好的方法，後來，我發現我自己這一種唯心的想法，至少是太天真了。如所周知，美國諜報機關在戰時並不出力與法西斯主義作鬥爭，而在戰後他們又奉行了與德、意和西班牙過去及現在的法西斯諜報機關及反間諜機關充分合作的政策。

在戰界服務處工作期間我熟悉了這個諜報機關的歷史，作用，工作方法和方式的一些有趣的詳情，這個諜報機關美國人給它一個綽號叫「袖裡藏刀」。

戰界服務處處長是威廉·唐諾萬將軍，一八八三年生于紐約巴弗洛城，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學院。第一次大戰時他在法國境內美國遠征軍騎兵團裏。唐諾萬為天主教徒，共和黨人。一九三二年落選的紐約州長候選人。

戰界服務處的工作從一開始，唐諾萬將軍就設法獲得美國政府的信任。他以極詭詐的手段使華爾街的反動勢力得以對這個組織施以影響。

他所以能如此，是因為羅斯福當時正忙于更重要的關於美國作戰努力的事情。因此唐諾萬私自物色他的繼承人，國的高級人員。

唐諾萬邀請他的同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友來担任行政上的領導職位。他們是：C. E. 勒克斯登上校，他與唐諾萬在一九一九年一同爲法西斯組織——美國歐戰將士團——打下了基礎；阿瑟登，李却斯，一家大的進出口公司——夏威夷波羅蜜公司的總經理；H. S. 毛根，華爾街的喉舌——幸福雜誌的埃爾摩，羅伯；R. 立沃摩——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和一個華爾街的律師，及其他一些人。唐諾萬也聘用邱吉爾的表兄弟雷蒙，蓋司特在戰略服務處工作；百萬富翁，瑞典的兒子；反動的紐約太陽報的老闆皮爾，狄華特；美倫百萬家產的繼承者保爾美倫，及以前沙皇太子賽爾傑。奧勃林斯基將軍，此人在加入戰略服務處之前是個窮光蛋。

戰略服務處成立後不久，唐諾萬即派他的代表們到外國去收集各國的經濟情況和政策的情報，許多人是以前聞記者身份出國的。

法國戰敗之後，唐諾萬到法國去調查法國所以潰敗的原因。

回到美國之後，唐諾萬很自信地報告美國政府，法國的戰敗並不是如布立特大使和美國報紙所報告的因爲『第五縱隊』，也不是因法國共產黨的活動而是因軍事領導的薄弱和法國對現代戰爭的毫無準備所致。

此後唐諾萬又到巴爾幹和中東，他也往訪倫敦，開羅，雅典，貝爾格萊德，塞非亞，安哥拉和耶路撒冷，他這一次旅行是爲了要給美國軍界收集些專門情報，同時也檢查美國諜報機關在這

些國家的工作。

在阿爾及爾時唐諾萬與魏爾將軍作了一次冗長的討論而對北非洲的情勢得到澈底的了解。事實是，美國在一九四〇年底開始預備在北非作戰，並且在那時候已經通過美國諜報機關與北非的法軍當局建立了關係。

一九四二年九月唐諾萬在倫敦與所謂的S O E英國經濟作戰部諜報服務處的首腦，討論在軸心國和軸心國佔領區散發秘密的宣傳材料的問題。決定在這些國家散發宣傳品，給親同盟國份子的精神上的援助，但同時又不允許他們過早地在對英美兩國不利的時候起來反抗德國人。在這些談判中考慮被佔領國家的人民的利益是放在最後的。

投歐洲人民對法西斯主義的憎恨之機，戰界服務處與這些國家的地下抵抗團體建立關係，派遣他們的特務滲入到這些團體中去，打算在戰後利用他們為美國諜報機關服務。

當我從報上得悉美國諜報機關於幾個月前供給法西斯，西班牙反間諜機關一個名單——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法國從事抵抗德國運動的西班牙人的名單時，我極為震驚。使我頗頗的是：這就是美國以德報怨對這些曾援助他們的遊擊隊的報答。

在戰界服務處工作不久，我發覺這一組織的主要諜報活動不只是對付德國，而也是對付蘇聯的。

根據我的許多觀察，我可以斷言：美國諜報機關的首腦，利用第二次大戰期間美蘇兩國的同盟關係，派遣職業間諜到蘇聯進行反對這一同盟國家的間諜工作，這些間諜是以各式各樣的偽裝